

李煜詞

独自莫凭栏

词话南唐后主李煜

■ 姚敏 著

天津教育出版社
TIANJIN EDUCATION PRESS



独自莫凭栏

词话南唐后主李煜

姚敏 著

天津教育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独自莫凭栏：词话南唐后主李煜 / 姚敏著. — 天津：天津教育出版社，1905.6
(漫漫古典情)
ISBN 978-7-5309-5271-9

I. 独… II. 姚… III. 李煜 (937~978) — 词 (文学) — 文学欣赏 IV. I 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79363号

独自莫凭栏：词话南唐后主李煜

出 版 人 肖占鹏

作 者 姚 敏

责任编辑 田 昕

装帧设计 弘文馆 · 闫薇薇

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
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
 邮政编码 300051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
版 次 2008年 6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年 6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16开 (670×1010毫米)

字 数 180千字

印 张 12

书 号 ISBN 978-7-5309-5271-9

定 价 24.80元



凤阁龙楼连霄汉，玉树琼枝作烟萝。几曾识干戈？

李煜《破阵子》

目 录

引篇：红尘误 / 1

几曾识干戈 / 3

——李煜【破阵子】

卷一：乱世劫 / 9

往事已成空 / 11

——李煜【子夜歌】

风里落花谁是主 / 20

——李璟【山花子】

天教心愿与身违 / 30

——李煜【浣溪纱】

金剑已沉埋 / 42

——李煜【浪淘沙】

回首恨依依 / 49

——李煜【临江仙】

世上如侬有几人 / 61

——李煜【渔父】

卷二：红颜殇 / 71

重按霓裳歌遍彻 / 73

——李煜【玉楼春】

无言独上西楼 / 79

——李煜【相见欢】

教君恣意怜 / 84

——李煜【菩萨蛮】

人生长恨水长东 / 91
——李煜【乌夜啼】

春光镇在人空老 / 95
——李煜【谢新恩】

卷三：家国痛 / 103

南国正清秋 / 105
——李煜【望江南】

算来一梦浮生 / 111
——李煜【乌夜啼】

梦里不知身是客 / 117
——李煜【浪淘沙令】

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/ 127
——李煜【虞美人】

卷四：风流长 / 135

山月不知心里事 / 137
——温庭筠【梦江南】

纵有笙歌亦断肠 / 144
——冯延巳【采桑子】

洛阳才子他乡老 / 155
——韦庄【菩萨蛮】

衣上酒痕诗里字 / 163
——晏几道【蝶恋花】

我是人间惆怅客 / 171
——纳兰性德【浣溪纱】

春祭（代后记）/180



引篇

红尘误

李煜璀璨若流星也迅忽若流星的一生，总令我想起东晋陶潜的一句诗：误落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。丰神隽逸，心如赤子，魂系诗书，仙品一般的人物，却被命运之掌推上乱世闹哄哄的前台。富贵云烟，一梦黄粱，原只是红尘的一段误会啊，种种旖旎不过虚假幻象。可怜绝代才子，遂成薄命君王，终究避免不了末世覆亡的沉浊命运。

《石头记》开篇敷衍传奇，宝玉不过是开辟鸿蒙之初，女娲炼石补天剩下的一块顽石误落人间，而宝黛情孽纠缠，也只缘于那绛珠仙子要偿还前世的眼泪。《倾城之恋》里，一个城市的陷落只是为了成全乱世里两个自私的男女一段情爱。那么也许，冥冥中自有天意，天降李煜于滚滚红尘，也不过只为了结人世一段债：情债，文字债，家国债。

我不入红尘，谁入红尘。



几曾识干戈

四十年来家国，三千里地山河。凤阁龙楼连霄汉，玉树琼枝作烟萝。几曾识干戈？
一旦归为臣虏，沈腰潘鬓消磨。最是仓皇辞庙日，教坊犹奏离别歌。垂泪对宫娥。

——李煜【破阵子】

说李后主，似乎不宜拿《破阵子》这样金戈铁马的词牌开篇。江南繁华，燕燕温柔，莺莺娇软，南唐已是金陵王气黯然收。而《破阵子》，却是“气吞万里如虎”的慷慨激昂，是“沙场秋点兵”的金声玉振，是饮马长河，投鞭遏流，成就英雄功业的壮阔豪迈。但此刻，在背景音乐昆曲《桃花扇》苍老的男声里，却觉得再没有比这一句“四十年来家国，三千里地山河”，更为妥帖的破题，可以带我穿越千年风雨，回到五代十国飘摇的乱世，在江南暮春的遍地落红里，开始这一场注定百感交集的邂逅。

这首词作于宋开宝八年(975)金陵城破之时。历来评说李煜其人其词，都习惯将此作为前后期分水岭。的确，这是作为君王和阶下囚的李煜冰火两重天的人生分水岭。从此，在北方清冷刺骨的凛冽朔风里，沈腰清减，潘鬓消磨，江南的烟雨画图，故国的山川锦绣，都将只是今生今世再也无法相见的旧梦了。在踏上囚车的此时此刻，再回头看看这大好河山吧，那凤阁龙楼，依然巍峨耸立入霄汉，江南烟雨中的奇花异草，仍然开得正好，不知人间愁苦为何物。这如画江山，几曾见识过铁蹄践踏？四十年来的深宫岁月，如电影蒙太

奇镜头一样，纷纷乱乱闪过双眸啊，只是这泪眼已滢然，再也看不分明。而此时，教坊正奏响声声催人断肠的离别曲。

宋代大文豪苏轼对这最后一句颇有微词。《东坡志林》记载东坡议论：“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，举国与人，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，谢其民而后行，顾乃挥泪宫娥，听教坊离曲哉！”对后主亡国之时“垂泪对宫娥”的行径大不以为然，言下之意，沦为囚奴时难分难舍的不是江山社稷，却是美女宫娥，这样的君主，主次不分，不亡国才是怪事。东坡的这番议论，对后世理解李煜其人其词，都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，几乎是为其贴上了昏庸懦弱，胸无大志，沉溺声色，享乐亡国之君的标签。

但我每读到这首词的开篇，总觉得在刻骨的伤痛之下，竟有长风浩荡，赫然有盛世大唐的波澜壮阔和荡气回肠。在宋将虎视眈眈之下，即将踏上囚车从此亡命天涯的李煜，为什么偏偏选择的是《破阵子》这样充满杀伐之音的一个词牌？在他的内心，念念不忘的，难道真的只是旧日的锦衣玉食，后宫佳丽三千？依依惜别的故国山河，在他眼里，真的只是那温软繁华不再吗？为什么这一番黯然泣下，眼前竟只是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宫娥，那些在朝堂上高谈阔论救国大计的文臣呢，那些自诩英雄盖世驰骋疆场的武将呢，此刻在哪里？

这样的疑问，应当不止我一人吧。李煜去世多年以后，宋真宗曾经问南唐旧臣潘慎修，李煜真是一个暗懦无能之辈吗？潘慎修答道：“若他真是无能无识之辈，又如何守国十余年？”在王朝更迭如同走马灯般的五代十国乱世，在自周世宗柴荣就开始的步步紧逼的棋局中，南唐能在风雨飘摇中延续四十年的繁华，即使宋太祖大兵压境，也还能苦苦支撑一年多时间，能说李煜仅仅只是一个被江南的熏风花雨泡软了骨头的无能君主吗？要知道，以同时代后蜀的富庶和蜀道天险，也不堪宋兵的一击，还未短兵相接就直接丢盔弃甲，将大好河山拱手让人了呀。

还是让我们从《破阵子》这个词牌说起吧。

《破阵子》为唐教坊名曲。据说是时为秦王的李世民所制，演奏此曲仅舞者就要两千人之众，都身画衣甲，手执旗旆。舞蹈场面极为壮观，震惊一时。在中国历史上那个煌煌盛世，《秦王破阵乐》是一部真正的交响诗音乐剧，是风华绝代的歌舞大曲，聚合四方，海纳百川。“擂大鼓，杂以龟兹之乐，声震百里，动荡山岳”，那样的场面一定让人热血沸腾。据说每逢此，大唐天子李世民都会离席与众人共舞狂欢。南唐建国之初，李煜祖父烈祖李昇以“唐”立国号，尊太宗三子吴王恪为祖，自认唐王室正宗子嗣，想来也是无比追念那个万方来朝、风云际会的盛世，希望能承续大统，雄心勃勃要复兴那一个激荡人心的时代吧。在五代十国那个礼崩乐坏的乱世，诸如黄袍加身的闹剧时时都在发生，朝代更迭如同儿戏。照司马光的说法是“置君犹易吏，变国若传舍”，设立国君就像委任个小吏一样随意，改换国家就像换家旅店一样轻率。中原百姓在战火纷飞中家破人亡，朝不保夕，命如蝼蚁。但江南却有四十年免于战火，生民得以在乱世之中休养生息。史书说南唐三代国主，都深得民众爱戴，李煜死讯传回江南后，南唐举国百姓无不为之哀哭。这样的君主，能是真的昏庸无能之辈吗？

撇开历史兴亡更迭的规律，单从个人性格悲剧来追究南唐覆亡的这一段历史，王国维先生有两段流传广泛而影响甚巨的评语最为权威。其一为：“词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故生于深宫之中，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短处，亦即为词人长处。”其二为：“客观之诗人，不可不多阅世。阅世越深，则材料愈丰富，愈变化，《水浒传》《红楼梦》之作者是也。主观之诗人，不必多阅世。阅世愈浅，则性情愈真，李后主是也。”用“赤子”来评价李煜，是王国维作为大学问家和词人知己的神来之笔。没有比这这个词，更能概括李煜一生悲剧的根源所在。如果李煜灵魂有知，实在应当引王国维为知己的。这一句“生于深宫之中，长于妇人之手”，这一句“阅世浅，性情真”，多的是疼惜怜悯，多的是爱护体贴，如同父母对做了错事的无知幼子的轻声呵责，包含更多的分明是对自己疏于照看的愧疚。面对孩子未经世事的惊吓茫然的泪

眼，那一声责备早已是色厉内荏、心疼不已。

其实，就是项羽，那样悲歌慷慨的盖世英雄，兵败自刎乌江前，也免不了长叹“虞兮虞兮奈若何”，又何须责怪一个多情善感的末代君王呢。

要怪，就怪他为何偏偏生在那样一个软玉温香的江南吧。

在五代十国那样的乱世，与中原的连年兵戈、生灵涂炭相比较，江南，简直就是一块世外桃源。偏安鱼米之乡的南唐国民风温软，文人荟萃，诗酒风流。上自深宫内苑，下至民间巷陌，莫不崇尚文艺。金陵、扬州的舞台歌榭，书坊画院鳞次栉比。开国皇帝烈祖李昇早年戎马倥偬，登基后却非常重视文道，崇尚佛学，对读书人礼敬有加。元宗李璟饱读诗书，才华横溢，身边更是网罗了一大批如冯延巳之流的文人骚客，常常欢宴通宵吟风弄月。《南唐近事》载元宗嗣位之初，沉溺声色享乐，在宫中摆宴席寻欢作乐，略无虚日。有一次乘醉命乐工杨花飞奏《水调词》以助酒兴，杨花飞就只唱一句“南朝天子好风流”，翻来覆去唱了四遍，元宗这才有所悟。想想，连一个以音色事人的乐工都看不惯了，该是怎样的奢靡排场？

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温柔富贵不识干戈的江南，这样一个崇尚风雅沉溺享乐的家庭中，公元937年的农历七月初七，民间神话传说中那样一个有情人天上人间会相见的喜庆佳期，南唐的第三代君主李煜降生了。这个降生于七夕的孩子起初并不叫李煜，而是名从嘉，字重光，煜这个名字，是其在即位后改的。不过为了叙述方便，以后文字里我也就这样称呼他了。

降生于七夕，对李家来说，已经是喜庆吉兆，更为神奇的是，李煜还天生异相，“广额丰颊，骈齿，一目重瞳”。这样的面相，据说正是大富大贵的帝王之相。周武王就是天生骈齿，而舜帝姚重华和西楚霸王项羽则生有重瞳。彼时，他的爷爷李昇虽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坐镇金陵，但也许在称帝这件大事上尚有顾虑，而这个天赋异相的孙子的降生，无疑使他预感到了某种天命所归的心理暗示，从而加快了从幕后走上历史前台的步伐。

由此也可以想见，这个降生得意义非凡的孩子，自然更得到爷爷的宠爱。何况童年的李煜，天资聪颖，伶俐乖巧更胜其父，七岁就能背诵曹植的



《燕歌行》。李昇本人自小孤苦，做了皇帝后仍然朴素节俭，但儿孙们可是金枝玉叶。尤其是李煜，奶娘乳母，丫环侍仆，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。日常用度，自然是极尽奢华，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，绮罗锦绣丛中，不知艰辛为何物。在这样百般呵护里长大的李煜，不过只是那样一个性情温和良善的富贵闲人，让他拿什么去对抗厉兵秣马的宋太祖赵匡胤的大兵压境呢？

我想，刚即位时的李煜，也应该和所有热血男儿一样，多少还是做过奋发图强的强国梦吧？他为自己改名“煜”，取其“日以煜乎昼，月以煜乎夜”的意思，想来也是希望有所作为，让这个如风中之烛的国家能够在自己的手中重新光明起来。可惜国穷兵弱，朝中又无可堪倚重的栋梁。所以他曾叹息：“天下无周公仲尼，吾道不可行也。”

其实南唐也并非真的无人，只是，在那样的一个人人自危的乱世，多少人都是抱着幻灭的态度寻欢作乐得过且过，欲有所建树的人又不见容于那些充位守禄的庸常之辈，难免在倾轧当中成为了牺牲品。也许，只有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，他才终于看明白谁是真正的忠心耿耿，所以才会有后来错杀了潘佑、李平的悔恨。而也只有在这样的非常时刻才看分明，那些整日只知道吟风弄月讨好谄媚的权臣，那些好大喜功的将领是怎样的真面目。宋兵在采石矶搭设浮桥了，那所谓学贯古今的张洎居然还在轻描淡写说长江天险，这样的事绝对不可能发生。一直倚重的皇甫继勋，居然因害怕责任追究，勾结传诰使把一切军情都扣留下来，根本不呈报。宋军把一座金陵城围得水泄不通了，皇帝和一千朝臣还蒙在鼓里。直到有天登上城楼，见到的竟然遍地已是宋军旗帜。洪州节度使朱令赟明明屯兵一十五万在浔阳、湖口一带，却一直按兵不动，催了好几次才姗姗迟来。那个早就怀了贰志的刘澄就不必说了，早早就献了润州投降吴越去了。从来就是树倒猢猻散啊，也难怪，朝代更迭如此容易，早晨穿着前朝的朝服出门，没准晚上就穿着新朝的袍子归家了。今日阶下囚，明日座上宾，谁会为谁守着节义忠孝。

人性本来自私，何况乱世的凉薄。学会见风使舵，才能在这样的乱世中

苟全性命，甚至游刃有余，活得更为滋润些吧，能责怪谁呢。

让我们来看看《破阵子》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词作——宋代词人辛弃疾的《破阵子·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》：

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弦翻塞外声。沙场秋点兵。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。可怜白发生！

这是被定位为豪放派词人的辛弃疾的代表词作之一。这个胸怀报国理想，矢志收复失地重振山河的爱国将领和词人，一生屡遭排斥打击，几经沉浮，始终不为苟安的南宋小朝廷所重用，报国无门，壮志难酬。只能在借酒浇愁后的恍惚醉梦里，回到刀光剑影的沙场，在嘹亮雄壮的号角声里，横戈跃马，冲锋陷阵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可惜，这一切都只是梦中的幻影啊，而在凄风苦雨昏沉的睡梦里醒来时，镜中白发已生，英雄功业终成泡影。

一句“可怜白发生”，包含了多少难以诉说的郁闷、焦虑与愤怒！其实，这与李煜《破阵子》最后一句陡然转折，何其相似。不同的只是，稼轩的壮志难酬，龙困浅滩，是因为南宋小朝廷统治集团的苟安昏庸。而李后主此时此刻感叹的是什么呢？是终于明白，国祚难续，无力回天，是历史气候所致，是自身经历所限，也是无可倚重的国之栋梁的遗恨。此刻能垂泪相对，真心相惜，肝胆相照的，竟然只有这后宫中不谙世事的一干弱质女流。是悲哀，是痛惜，是悔恨，也是明白，是清醒，是一声长叹。多少恨，尽付与萧瑟秋风。

说到底，一切，都只是因为“几曾识干戈”啊。



卷一

乱世劫

“四百八十寺都付劫灰，山水结奇缘，尚留得两晋衣冠隐逸神仙堪合传；三万六千场无非戏局，春秋多佳日，好演出历朝人物忠奸贤佞看分明。”这还是少年时在一个古戏台上看见的一副对联，多年过后竟然记忆如新，写到这一节时，这些句子自己就跳了出来。

李煜生于乱世，死于乱世。联语亦是谶语，乱世种种无非戏局，尘埃落定，诸法幻灭，最后都将付于劫灰。乱世里的父子，兄弟，君臣，众生各怀心事，谁在莲花台上看得分明？



往事已成空

人生愁恨何能免？销魂独我情何限！故国梦重归，觉来双泪垂。高楼谁与上？长记秋晴望。往事已成空，还如一梦中。

——李煜【子夜歌】

“子夜歌”三字，首先让我想起的是《乐府诗集》里的一段歌词：

春林花多媚，春鸟意多哀。春风复多情，吹我罗裳开。朝登凉台上，夕宿兰池里。乘月采芙蓉，夜夜得莲子。仰头看桐树，桐花特可怜。愿天无霜雪，梧子解千年。渊冰厚三尺，素雪覆千里。我心如松柏，君情复何似。

乐府歌辞，朗朗如明月清风的欢爱之音，真是有说不尽的欢喜。

《子夜歌》是乐府清商曲辞之一。相传为晋代女子子夜所作，主要在吴地流行，所以也称《子夜吴歌》，多是描写男女恋情的。后来衍生出《大子夜歌》《子夜四时歌》等曲。李白、南朝梁武帝萧衍都曾填过此曲。李煜将此拿来作词牌，想来为的只是取其“子夜”之意吧，在异国冰寒彻骨的子夜，孑然只影，对一盏孤灯恹恹独坐，魂兮魂兮归故乡，又回到了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江南，又见到山川如画，美人如玉，车如流水马如龙。瑟瑟冷风里惊醒起来，桌上却仍只有一灯如豆，自己仍是那被囚禁于苦寒北地的“违命侯”。千里江山一梦遥，父兄功业今何在？唯黯然销魂，垂下两行清泪而已。

五代十国是乱世。乱世，是出英雄的时代。